

齊天樂

王儼思

關於這首詞的寫作地點，周濟謂「此清真荊南作也，胸中猶有塊壘。」（《四家詞選》）從首句及內容看，當是作於金陵（江蘇南京）。時間當在知溧水縣前後。周邦彥於元祐八年（1093）三十八歲時調知溧水縣，紹聖四年（1097）升遷國子主簿。

上片起拍「綠蕪凋盡臺城路，殊鄉又逢秋晚」，在眼前展現一片秋景蕭條，客子秋心寥落。臺城在金陵，金陵乃六朝舊都，自隋唐以來，文人至此者，每易引起盛衰興廢之感。如唐末詩人韋莊就感到「六朝如夢」（《臺城》），而現在的臺城更是草黃葉枯，「草木搖落而變衰。」（宋玉《九辯》）更使人有滿目蕭然之感。「又」字起遞進連接作用。殊鄉作客，已經夠使人惆悵了，更何況又遇上晚秋時節，「眾芳蕪穢」，殊鄉客子更難以禁受了。詞意遞進一層。陳廷焯認為「只起二句便覺黯然銷魂 沉鬱蒼涼，太白『西風殘照』後有嗣音矣。」起首造境便為全篇意蘊定下基調。

自「暮雨生寒」至上片歇拍全從殊鄉秋晚生發開去，一路鋪敘，渲染「殊鄉又逢秋晚」的惆悵心情。「暮雨生寒，鳴蛩勸織，深閣時聞裁剪」。蛩，就是促織，因鳴聲「唧唧」，好似織機聲響，故名。晚秋之夜，本已漸涼，加上秋雨，頓覺寒生了。更何況詞人情緒低落，更覺周圍寒意更深，深閣婦女已在「寒衣處處催刀尺」（杜甫《秋興》），開始縫製寒衣，準備過冬了。以上是從客觀事物層層渲染，使前面所描摹的秋色顯得更濃了。從「雲窗靜掩」起，就作者主觀方面進行勾勒。「靜掩」，沒有什麼人來往，烘托出一種幽靜的孤寂感。這種主觀感受又是詞人所處客觀環境在心理上的反映。

「嘆重拂羅裯，頓疏花簟」。羅裯，就是羅綺墊褥。花簟，就是精美的竹席，詞中天氣正是「已涼天氣未寒時」（韓偓《已涼》），撤去竹席，換上墊褥是必然的，而且年年如此，為什麼要「嘆」呢？「嘆」，就是詞人驚秋心情的流露，感慨時光流駛，節候變遷，所以撤去「花葦」用「頓疏」，換上「羅裯」用「重拂」，都透露了詞人對光陰迅速的敏感，對自己老大無成的嘆息，

用辭十分精細。「尚有練囊，露螢清夜照書卷。」雖然時已晚秋，夏天的生活用品用不上了，但練囊卻還留著，露螢照我讀書。練，音疏，稀薄布料。這裡用車胤囊螢典故。《晉書 車胤傳》：「(胤)家貧，不常得油，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讀書。」當然，周邦彥不比車胤，不至於「不常得油」，這只是說，他雖有他鄉作客、宦海浮沉之嘆，但他志在詩書，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想「伺候於公卿之門，奔走於形勢之途」(韓愈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)，修身潔行，志趣高尚，書生本色，不負初衷。此乃借古人之高境界以表示自己的高境界，如王國維所云：「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。然非自有境界，古人亦不為我用。」這上片歇拍兩句沒有將驚秋發展為悲秋，而是蕩開一筆，使詞意轉向高雅曠達，這是一個關鍵處。

下片轉到對故人和往事的追憶。「荊江留滯最久」，周邦彥於哲宗元祐二年(1087)出任廬州(合肥)教授至調任溧水之前約有七八年時間，他曾留滯荊州。據王國維推斷，他在荊江「亦當任教授等職」(《清真先生遺事》)，年方三十多歲，他這時在金陵，懷念荊江故舊，但卻從對方懷念自己著筆。如果只寫自己懷念荊江故舊，則荊江故舊是否懷念詞人不得而知。而推想荊江故舊懷念自己，則自己對荊江故舊的懷念便不言而喻了。言簡而意明，筆法巧妙。「渭水西風，長安葉亂，空憶詩情宛轉。」這是化用賈島詩「秋風吹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」(《憶江上吳處士》)。長安借指汴京。周邦彥於神宗元豐初以布衣入汴京為太學生。元豐六年(1083)升太學正，直到哲宗元祐二年始離汴京外任廬州教授，他居留汴京時間長達十年之久，正是二三十歲的青年時期。他任太學正，「居五歲不遷，益盡力於辭章。」(《宋史 本傳》)據陳郁《藏一話腴外編》所載邦彥佚詩《天賜白》、《薛侯馬》都是在汴京時期作的。陳郁稱讚他的詩「自經史中流出，當時以詩名家如晁(補之)、張(耒)皆自嘆以為不及」。可見其詩才之高超，只是為詞名所掩而已。此時，他想到汴京也正當西風落葉的晚秋，追憶從前這時候二三好友，風華正茂，以文會友，吟詩唱和，詩情宛轉，其樂何極、至今回首，乃如電光火石，幻夢浮雲，徒增感慨。「憑高眺遠」一句從詞意看本應放在「渭水西風」之前。「渭水西風」三句正是憑高眺遠所見到的想像中景象。而就格律看，只能置於此處，作為補筆，收束上文，以舒積愆。可是關山迢遞，可望而不可即，情懷鬱鬱，惟有借酒消愁，舉杯一醉。「縱玉液新篘，蟹螯初薦」玉液，美酒，篘，漉酒的竹器，此處作動詞用。「蟹螯」典出《世說新語 任誕》：「畢茂世(卓)云：

『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，拍浮酒池中，便足了一生。』這是一種不為世用，放誕不羈的行為，作者的意思是說，他也要像畢茂世那樣，一手持海螯，一手持酒杯，直到醉倒山翁。山翁指山簡，晉代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之幼子，曾鎮守荊襄，有政績，好飲酒，每飲必醉，人為之歌曰：「山公時一醉，徑造高陽池。日暮倒醉歸，酩酊無所知。」（《世說新語 任誕》）周邦彥以山簡自喻，也可看出他當時心態。「但愁斜照斂」，忽作轉折，似與上文不相連貫，實則一意承轉，他正欲飲玉液，持蟹螯，如山翁之醉倒以求解脫愁思，然而不行，當淡淡的落日餘暉灑在「綠蕪凋盡」的臺城道上時，一片衰草斜陽，暮秋古道的蒼茫景色，搖撼著他的心弦。上片節候推遷，流光易逝的感慨，再次充塞胸臆：歲月如流，人生有限，寸陰可惜，去日苦多，他不免有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（李商隱《登樂游原》）的遲暮之感。所以陳廷焯說：「美成《齊天樂》云：『綠蕪凋盡臺城路，殊鄉又逢秋晚』傷歲暮也，結云：『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斂』，幾於愛惜寸陰，日暮之悲，更覺餘於言外。」（《白雨齋詞話》）

那麼，我們不免要問：周邦彥滯留金陵時，年不過四十左右，何以就有遲暮之感？這只要看他於哲宗元符元年（1098）寫的《重進汴都賦表》中一段話，便可大略知道：

「臣命薄數奇，旋遭時變，不能俯仰取容，自觸罷廢，飄零不偶，積年於茲。臣孤憤莫伸，大恩未報，每抱舊稿，涕泗橫流。」

北宋新舊黨爭激烈，對周邦彥的仕宦生活有一定的影響，因為他「不能俯仰取容，自觸罷廢」，他自元祐二年至紹聖四年，外任廬州教授，滯留荊江，調任溧水，十載飄零，過著「飄流瀚海，來寄修椽 憔悴江南倦客」（周邦彥《滿庭芳》）的生活，心情抑鬱寡歡，他留金陵時，正是在十載「飄零不偶」的期間之內，所以他在詞中驚秋感物，懷念故友，借酒消愁，遲暮之感，都與他的生活遭際有關。因此，全詞感情亦極沉鬱頓挫，陳廷焯云：「詞至美成，乃有大宗 然其妙處亦不外沉鬱頓挫。頓挫則有姿態，沉鬱則極深厚。既有姿態，又極深厚，詞中三昧，亦盡於此矣」。此詞筆法迂迴曲折，感情沉鬱頓挫，是其妙處。

（引自《全宋詞鑒賞詞典》，中國婦女出版社，1995年版）